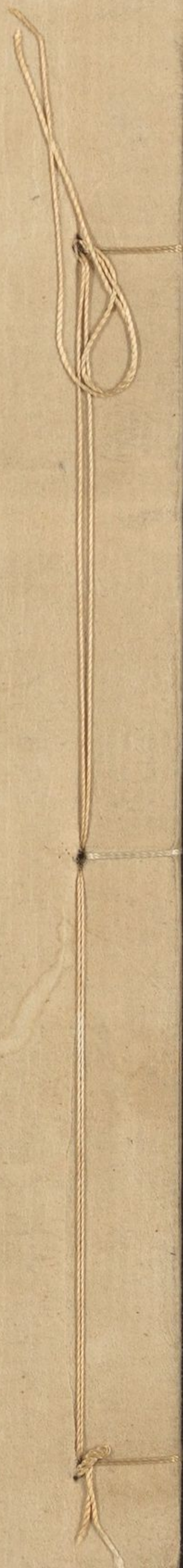


T 5431/1322 (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6 1942

1



西山集序

張西山少叅刺文集若干
卷既竣介使問叙於予予
惟文者載道之器苟不足
以載道則文可以無作天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下能文家多矣哀然有集
而中無與乎理學經濟之
故者余竊非之何也以其
道不存也譬之大廈之木
榑櫨梁棟非不鏤丹既土白

而質已銷亡則不終日而
就傾矣雖然言之非難行
之為難聖如孔子猶曰文
莫猶人躬行則未之有得
故夫理學經濟分之若或

殊塗合之則為一本無如
侈談經濟者每認於言理
而崇尚理學之士又迂濶
不切事情二者本交相用
而反相背馳所為見道安

在哉大凡士君子未仕則
立言既仕則立功功者副
乎言者也漢代大政大禮
必使諸儒以所學廷對天
子稱制決可否故兩漢之

世治行斐然可觀若宋人之學與漢特殊吾意其時驅進士為學究所云小試之井田而小不效大試之周禮而大不效者亦槩論

其流弊耳周程張朱五大儒非理學之宗乎其致君澤民之道載在史冊莫不炳然可考下至元許文正明王文成皆赫赫相表裏

近見容城孫徵君作理學
宗傳一書以姚江直接周
子之統令後之欲訾衛者
皆卷舌不敢吐由是知求
理學而徒語正心誠意高

自標置而於致君澤民之
道有未盡者非真理學也
少叅博學思深歷仕皆有
殊政以其暇彙西山一集
其間談理學者若而文談

經濟者若而文井井秩秩
若燭照而著卜嗚呼今之
為仕者其皇皇利祿者弗
論有竭蹶於官守思稱厥
職可謂賢矣烏得有其暇

博涉經史為文章莫可傳
於永久况其所言又皆有
關聖賢學問之大者哉此
余所以掩卷太息而嘆為
不可及也予尤于集中所

載孔孟門人諸議而心折
之蓋從祀之議斟酌進退
于明嘉靖間程張桂三公
者是非予奪亦既不爽今
少叅更欲匡其不逮厥功

偉焉然余嘗思宋元明人
之應祀而未祀者尚有其
人不無遺憾楊月湖薛方
山王鳳洲鄭端簡諸公之
議具在余不知少叅又何

以損益之為定論矣是為

序

駢邑治年弟馮溥撰



西山集序

國家以制科登庸天下士故天下士無不號讀書者然而讀書豈易言哉夫讀書之所求以明道濟時為歸而士之實能讀書者則貴乎深思而得其意參伍

今古以觀其會通斯所貴于博
依也彼八股之為優孟固矣即
以杜元凱之學涉淵涵司馬長
卿之文藻巨麗是後世鉛槧之
家掇其片羽而矜獎乘之珠者
乃前賢斥之以癖卑之以俳謂

浮華弋也無足道而舉世之人
乃尸祝芻狗之餘而拜禱其下
俸博一第昂然自命為卿相之
材竟可掉臂于兩魏房杜之林
而無忝噫甚矣其不知愧也佔
畢無靈簪被日賤遂至使海內

長材遠馭之矣以冠員履句爲
詬厲所宅下至負販狙獍者流
亦可縱轡皇途揚匕負乘末流
至此吾道非歟雖謂祖龍一炬
與裂山澤者全功未爲刻論可
也亦何恠于輪扁睨啖乎糟粕

王壽焚書而舞乎以以言之書
之未易云讀也明矣頃讀玉甲
張先生之集而知海內之深患
學道讀書而能得其意者固未
嘗無人也先生之治營丘也視
時之所急者而建之以訐謨申

之以條奏播之以文告亦既達
於上下溢於歌舞一時士大夫
咸知爲救時之才矣而家學淵
源文筆卓越時人未之測也久
之偶以擬程數執示予上讀之
而心儀焉曰異哉不止非炎上

時賢所能至而亦非貌爲王唐
前輩者所可同蓋似以唐宋大
家而兼註疏出之者久之復得
是編乃聳然曰是矣是矣向固
疑之今乃知予億之不爽也蓋
古文大家自秦漢濫觴以來波

靡於六朝聲牙繼起則初救之
以韓柳之雄峭再振之以歐蘇
之婉暢盡矣先生不叢二者之
貌而振筆所至沛然而溢油然
而和骨堅情摯節應桑林修詞
之家無能望其肩背固已度越

時流矣至於紹先哲晰微言則
超然蕝濂洛之肩鍵而登其堂
與兼之鑑衡所暨泳游聖涯即
時所踰爲壇坫宿儒有在次者
然後知先生之所涉者深而所
造者遠則群賢之憤也而未能

高厚
深知之固其宜也蓋先生所至
泣民應變有明效竒功矣而厚
生正德則以砥風俗之淫靡濟
飢溺之凋瘵爲歸折角理窟持
漸往哲也有卓論有特識矣而
羽翼道真則以蕪潛德之幽光

暢先賢之微論為要至於訓家
一本仁孝敷教卓有淵源則崇
正學而明聖統紹真儒以弼皇
極欲使四海皆被堯舜之澤而
後已則閩西先儒之薪傳有光
百世而大行之者其在斯乎其

高序
在斯乎朱文公丘丘之大宗而
斯文之嫡子也其董賈之筆則
見之於封事孝宗謂政事可觀
者明矣其歐蘓之文則見之於
大學一序孝宗所謂一日三復
者信矣熒而立朝四十六日其

所及于天下者未足酬其所學
之十一至晚年論定諸書則又
不能不以崦嵫爲遺恨先生今
日者渤海之康濟牛刀小試耳
英聲茂實隆七漸起將蘇
內召而大用之翱翔鈞樞之地矣而

又方富於春秋游泳聖涯未有
艾也則所以康濟九州補前賢
之所未備而為斯道之宗盟者
豈復有量哉
昔一正德平餘火
康熈丁巳長羸年家治弟東蒙

高珩拜撰



西山集序

西出勝槩管膾炙人口今在京
師者猶宋也森然翠矗巖龍城
而畫每晴日翳開雪峯玉並望
之若玉雲萬際森少岳男女皆
屬矚曰出而無由名貢名公巨

族又爰心締珥而鋪筋雕鏤面
棟異松栝樹金鯉綺石之勝蕪
日月忘其爰郊楚爰邨落於是
山之名聳天下而
公祖之嚴稱配之矣
公祖由京師臨青政治科條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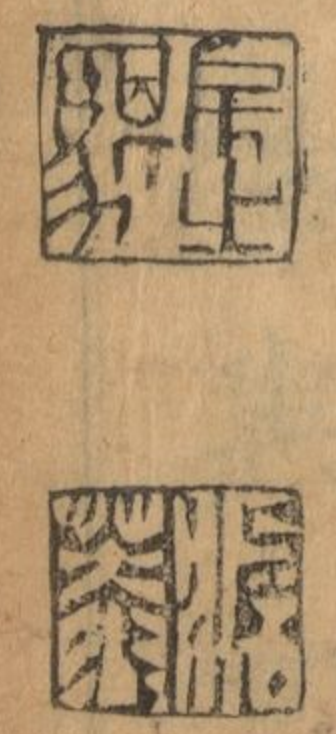
動粵郡民皆會嬉嬉而寢默默
實具矣又所以以文層巒疊嶂
而以歲敷霧藹朝炫彩氣暮希
晴霞獲大巘浚崑嶺增秀色嘗
細讀之浩渺悠歎耳最臬之鐘
声璀璨陸離啣朝陽出日色歡

梟莽蹈悲歌豔發厥庸鳥獸少
木悉斂勤命生名注意在濂洛
諸大儒狡肺腑存於其舌而省
稊具心卷賈見者望而畏之變
賈而不忍釋偉觀哉何所殫而
與此也夫天墜者喜全而惡擅

矣章政事再杷妒不杷駭全曰
任其盜取擅斯及其謂張歆育
擅矣於時擅政於官者造化常
杷瞰而掣其肝今
公祖兼而育之盤膳擯霍盜取
而莫以或禁非偏縱也覽覆載

以微意無造物者相成故言而
不執實而不溢觀其有序曰言
志未達其斯狎敢斯
公祖正言出治之至見乎夫并
義出而席王之治猶理學析而
造此之旨明斯集行而漸意之

名堅撐莛柱地魏哉固洞羅衆
象而不育者合今管又三山矣
峯
蕭燮十六年管吉年家眷治第
八十卯歲房之騏頓管契



且貫通豁然故發為文藻則淵
源於六經見諸事業必敦本乎
王道此非聲音笑貌之可襲亦
非語言文字所能盡也我林
西翁張老公祖為
橫渠先生之雲裔孔顏宗旨得

於家傳心印非私淑諸人可擬
公以南宮上第起家仁和令歲
壬辰以卓異賢良內
召時諤亦自蔡入都故獲附公蘭
譜嗣諤再補外吏倅郡瀛州時
則聞公佐

鍾
大宗伯寅清典禮聲望蔚起未
幾遂奉

簡書視學江左讀公敦化源崇正
學及進孝經衍義諸疏奕奕煌
煌醇深不減江都剴切無異宣
公矣至於吾青生近聖居洙源

接武理學宗盟代有傳人而近
乃陵彛衰微也公獨破累代之
積習迺黃虞之治統慨然以一
變至道為已任所以自公下車
來澄清吏治有體消弭寇盜有
法十雨五風祈應如響衡文試

執加意作人以至禁黜竒袤捐
資備賑種種善政莫不期月有
成旋至立效人皆羨公幹濟之
卓犖致治之神速而不知公之
注厝張弛固有出於勛華建監
之表者讀公之著作而後知公

之盛德大業本統淵源蓋先之
格致誠正以厚其基廣之民胞
物與以大其用故發為經濟則
所至有功德於民發為文章則
博火昌明直吐胸臆一洗纖靡
詭僻之陋此無他真文章真經

金序
濟從真理學中遡源而往其分
量之廣狹入人之深淺固有不
容偽不容強者也諤家世耕讀
崇尚理學自先廣宗公贈太僕
公有聲於齊魯至先司空公而
大著為都諫時以直節與李獻

可諸君稱海內四大賢人及登
八座䟽建講學書院倡明宗旨
時與南臯先生齊名諤生也晚
不及稟承奧義嘗從格物聞道
諸說略悉其梗概今讀公集得
與家學互為參訂表章豈非厚

幸獨是謏陋咫聞不足以贊頌
三都請舉李漢之序昌黎有云
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
卒歸於道德仁義炳如也以似
公集其有當乎

康熙歲在丁巳季春望日治年

弟鍾諤頓首撰



自序

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至文也而
人莫與京次則經傳史乘煌煌
乎巨典矣下此則子集諸家雖
言人人殊未免小有出入則離
道之言文固竒偉其何以為訓

乎余不敏非聖之書不讀無論
二氏秘典置之不閱卽詩詞歌
調亦未嘗留心韻譜恐言不載
道辭不入理風雲月露之句雖
工猶隔膚也用是拘於見聞守
其固陋不敢以翰墨競名而自

髫年以及歷仕東西南北誦讀
之餘政務之暇或因事以警心
或觸物而自治或對時志感望
古有懷其間紀事敷言應酬贈
答率皆偶成體裁未必合古而
意多囿於拘泥蓋經傳之學窮

年累歲未得其間奧而縱心於
筆墨猶之乎玩物喪志矣乃兒
輩漸長日事鈔錄見有關於崇
正闢邪範躬訓世者陸續積有
若干篇彙而成稿授梓予笑應
之曰講論德業闡揚忠孝固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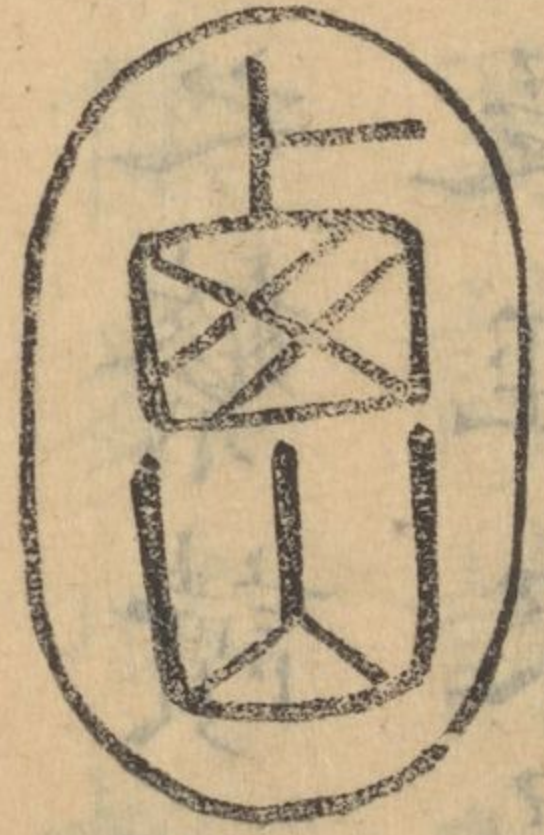
作文字觀也然終日孳孳教人
而返之己身闕然有間則是集
猶具文耳爾小子各敬爾身有
一事一言不合於道則得罪於
聖賢多矣若夫讀大易卽欲以
性理諸儒全書語錄合傳註而

觀其會通讀尚書卽欲以史記
漢書通鑑文獻通考合傳註而
博稽其典要讀詩卽欲以子夏
子貢之序傳參以離騷李杜諸
家以敷其芳潤讀春秋卽欲以
四傳合訂其是非讀禮記卽欲

以周禮儀禮戴記滙集而今疏
之讀廿一史卽欲以史漢為則
而刪宋史之繁讀四子書卽欲
以蒙引存疑經史彙輯為一貫
是皆某有志而未逮者至謂與
秦漢唐宋大家操觚以爭擅其

長其則何敢

古燕張能鱗西山甫題



西山集目錄

卷之一

十三經注疏序

十七史序

大學衍義補刪序

孝經衍義序

文廟攷序

文章正宗序

儒宗理要序

周子序

先橫渠先生序

二程子序

朱子序

修青州府學序

劉氏族譜序

卷之二

壽光課士錄序

王悔齋詩讀序

趙積生詩序

毛山人詩序

峩眉志畧序

校吳行移序

青齊政畧序

自勉圖序

卷之三

重修邛州文廟碑

雅州諸葛武侯廟碑

嘉州高慄書院記

復眉山三蘓祠記

皇史宬檢書記

塞文君井記

火井記

二銘堂記

金忠潔公傳

朱太夫人左太君傳

先大夫明菴公傳

遜之先生傳

陳章二恭人傳

遊擊將軍 贈叅將君武胡公墓誌銘

卷之四

正學論

天地之帥吾其性論

西山集
定性書論

格物論

主敬論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其二

三禮論

宋史論

太公論

其二

管仲論

晏子論

朱陸異同說

三教說

洗心石說

仁和兌漕紀事

仁和平訟紀事

仁和闢邪紀事

主客司紀事

卷之五

卷上督師李大司馬書

與青郡鄉紳書

與少司寇高念東先生書

與趙韞退大叅書

與高彙旃先生書

與同年王袞華書

與孫孝堪書

與魏儉菴中翰書

與馮虞臣書

徵青州詩文啓

徵理學姓氏引

徵三吳詩引

建袁公祠引

祈雨文

告聖水神文

祭孫文定公文

祭周伯衡大叅文

卷之六

參躋祀先賢先儒議

有子議

宓子議

南宮子議

原子議

樂正子議

公都子議

公孫子議

萬子議

屋廬子議

陳子議

范文正公議

先吉甫公議

孝經命題議

敦本善俗議

霜災荒政議

復道標官兵議

捐貲議

穀賤傷農議

濂洛關閩配聖議

卷之七

敦本崇正疏

進孝經衍義劄子

進孝經衍義表

峩眉志畧

登峩眉賦

佛光解

題自適圖

擬唐圖功臣于凌烟閣詔

院試作

五美頌

三畏箴

三戒箴

四惡箴

五不孝箴

鏡銘

硯銘

燈銘

崇儉約

卷之八

讀周子緒言

附太極歌

讀先橫渠子緒言

讀二程子緒言

讀朱子緒言

卷之九

懷冷善也孝廉

離蜀之燕

小雪過涪州

夔州

懷高幬山諸生

懷川南諸孝廉

懷嘉州高太守

瞿塘關

灑潁堆

武侯廟

神女廟

禱風止過洞庭湖口時長至前一日

杜少陵祠

黃鶴樓

九日擬登雲門

穆陵關遇雪

沂山雪霽

沂水朝發

蒙陰卽事

答蒙陰學博

原韵

東蒙道上

蒙山茶

仙人洞

銀杏樹

蒙山歌

哭王鳳閣客死武林送柩歸燕

哭周伯衡大叅

其二

送馬行

雪中行役

答官莊王生

雲門山

其二

范公井亭和侍御方邵村年兄韻

其二 張王全 其三 山

懷古 其二 雲中竹 其三

蜀道難 其二 觀海 其二 冶原 在臨胸

冶原泛舟 沂山 東鎮 鳳凰山 沂水

恭紀求賢 仲春八日瞻拜

其二 其三 其四

龍燈 其二 其三

馬燈 其二 其三

壽盛處機 其二 謝盛處機招飲

清明有感 其二

齋頭杏發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其十六	其十七	其十八	其十九	其二十
----	----	----	----	----	----	----	-----	-----	-----	-----	-----	-----	-----	-----	-----	-----

西山集 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淵同異而帝我學自太子以不流其子南岡

學文學滿河市文海書元帝集稱其於不瀚

古燕張能鱗西山甫著 男 崑輯

清山其陽外前對其於外此今其其下境

曰其其其其以五以五以五以五以五以五

蕭然十三經注疏序 天卦如命

人之有是生也天固予之以仁義禮知之性而序其

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而或囿於氣質蔽於物欲遂至昧其天性敗倫喪則而不知返聖人曰是必有所以正之經也者所以正天下萬世人心者也或創於前或述於後此今日所謂十三經注疏者是已古初典籍燼於咸陽漢武帝始除挾書令詔舉文學諸臣古文漸出元帝集群儒於石渠閣講五經同異明帝好學自太子以下功臣子弟莫不授經章帝集諸儒於白虎觀如元帝故事下逮晉唐莫不

轉相表章競爲箋疏之學至宋而變爲傳注聖道大章正如日月經天燦然昭著可謂盛矣而傳注與箋疏若有不合者何也朱子曰漢儒說經徒守章句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篇文章非唯屋上架屋且使看者將注疏與經作兩樣工夫於本旨反不相照不知有漢之箋疏而後有宋之傳注是箋疏所以開其源而傳注所以正其歸漢儒之功又烏可泯哉予竊考之易以發天人之秘窮性命之微漢初有田何之學

後得丁梁而理益章而或用以推驗或用以占候妄
已書藏孔壁義絕朝野自伏生口授歐陽夏侯輩先
後論定而今文古文互異豈其闕文有未備歟詩分
四家渙若參昴得匡衡以萃其通而韓詩彰於王吉
毛詩顯於鄭玄子夏子貢親受業於孔子而傳序廢
而不存抑別有所見耶儀禮出自孔壁是爲本經禮
記皆漢儒編綴雖大小戴刪其龐雜而月令出於呂
氏緇衣作於公孫是亦有異同之辨焉若春秋者孔

子手定之書也一筆一削賞罰行焉而或以爲斷爛
朝報不設於學宮豈不謬哉公羊文辯而裁穀梁文
清而婉當與左氏俱存第鬼然列於聖經之中殊失
倫等俟之論定可也周禮一書其出最晚劉歆杜子
春始詳其義而疑者半信者半王莽僭新安石復古
所謂竊之而愈謬似是而實非者乎魯論一書聖賢
傳心之學趙韓王以半部致太平孟子七篇稱仁講
義崇正辟邪功不在禹下而荀卿非之此異端之四

也爾雅所記似屬繁瑣然經聖人考訂方名異數安在其可畧耶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未有加於孝者漢時羽林虎賁皆通其旨今

天子孝治天下竊謂士子當與諸經並習嘗作衍義數十卷將以進呈其於

聖學不無少裨嗟乎經學之不明久矣國家明經取士士之致身榮顯者苟通一經則亦已矣其能弘綜博

貫卓然無媿於聖人之徒者何僅僅也予不敏校士三吳

陛辭之日草疏四事敦化養士之外其一請頒治平之書謂天下不乏博洽之才而非聖之書必斥士大夫欲爲一代儒宗經史諸子通鑑性理諸編不可不讀內以治身外以淑世而遠以正萬世之人心竊有深意焉虞山毛生好古士也以監板漫漶亥豕相承潛心讐較用力十三年而後成其有功於後學不淺

矣必警勉凡六十三年所錄其亦也然外學不窮
不意無與山子主扶古士也且亂外學亦不附承
歸內以成其水以成世而數以五萬身之人必歸
夫於無一外而宗錄史精于戲錄卦聖前錄不可不
之書附天不不支附命之木而非聖之書必非士大
則得之日草錄四事錄外錄士之亦其一輪錄錄
三吳

十七史序

明太祖命宋濂等撰元史成合為二十一史刊布天
下成祖遷都北平詔重刊於是南北板之分其後
二百餘年以時修補煌煌哉經國之書也但板藏國
雍學者苦不易得是以通經之士將舉其名而不可
得可慨已虞山毛生好古博學家有遺書十三經注
疏通鑑子史之類窮年讐校皆授棗梨復刊十七史
成問序於予予曰毛生之功深且遠矣然獨遺於宋

遼金元者其力有未逮與非也間考歷代史書太史公承焚書之後收拾散亡變編年爲紀傳勒成一家言百世而後奉爲典刑班氏漢書叙次詳密呂東萊比之左傳朱文公擬似尙書當與史記並傳其他自范蔚宗以下陳承祚沈休文之徒著作日盛文氣日衰而銓次失倫闕茸繁猥未有如宋史之甚者爲卷六百文成百萬歐陽玄揭傒斯輩各以其意相上下記一事而先後不同傳一人而美醜互異且不唯其

人唯其官不唯其實唯其名彼此矛盾何足傳信况乎遼金之錯雜元史之叢穢者乎毛生刊史而不及宋遼金元意以俟之論定者耳然卽十七代統論之班馬二史繁簡懸殊班密不勝馬疎誠篤論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弘開史局而著述無主條章不立是以伯度譏其不實公瑾以爲可焚是非顛倒始於帝魏寇蜀之文體制溷淆積於駢四麗六之習南北分裂語似侏儒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若夫新唐書詞簡

事增世稱良史而議者以爲不若舊者之繁唯歐陽公五代史筆削是非深有合於春秋之旨淹雅博貫直接龍門楊升菴曰史記所以獨絕千古非特太史公筆力最優亦由上下數千載裒集左氏國語等書及漢代司馬東方鄒枚董賈諸名人大文章以爲楨幹使文忠亦得如太史公摺撫貫穿其於史記何多讓焉今

天子銳志稽古方命儒臣纂修明史珥筆諸臣極一時

通博之選盛世鴻文連鑣班馬不知毛生能贊一辭否也予叨

簡命視學江南兢兢以起衰扶正爲己任常疏請頒治平之書首重經史旁及性理諸書蓋士君子欲爲孝子忠臣非經史無所興起欲善文章經濟非經史無所準繩且經必得史而後正其褒貶史必得經而後定其指歸二者恒相表裏予志如此故於毛生有深取焉

治定國本教威屬爲體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
用明禮樂秩祭祀崇教化備規制慎刑憲嚴武備成
功化爲用其中條分縷析綱舉目張皆取經傳子史
之言以實之所謂君天下之律令格式誠哉是言衍
義不可無補猶之大學不可無衍義也然則瓊山匪
獨羽翼西山抑且有功紫陽矣顧獨從而刪之得無
令天下後世讀者率起簡畧之心獲罪文莊者滋甚
乎雖然文莊亦嘗言之曰事多重複辭未雅馴意重

對君非爲下學計也余賦性椎魯髫年讀此未嘗不
困於浩繁每閱一週載更寒暑因歎服先生之學不
可及而先生之言尤不欺用是刪者將半間出以示
同志同志竊笑曰旣補矣胡用刪爲余曰對君不厭
詳明訓世無妨簡約昔真氏進衍義於端平邇英崇
政延訪從容卽立氏呈補孝宗嘉其考據精詳肅宗
聽講之餘賦詩以紀神宗之細繹玩味見諸施行此
固從容顧問迪德謨明之盛典也余不敏典學三吳

隨疏請頒行是書以明體達用爲多士期輒荷

俞旨因鯁鯁焉慮中材苦繁貧士難購無以行久遠有

負

聖明作育之心遂不揣固陋仍出笥中刪本校而梓之

舊帙一百六十卷約爲三十卷不敢如節畧之太簡

亦不敢如輯要之太率至於博洽通儒經史子集各

有本末源流則二書猶存乎見少又何刪之足云同

志亦相悅以解曰格物之功由博而約使高者不趨

於佛老卑者不流於申韓則大學之道在是而於西

山瓊山兩先生爲無媿矣

孝經衍義序

夫聖人之所以立德帝王之所以致治自古迄今莫
有加於孝也唐虞慎徽奏於變之化成周維則致媚
茲之風猗與休哉顧三代以前言孝者錯見五經之
中未有專經以訓世專經自夫子始夫子嘗自言矣
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乃及門固不乏人獨與魯
子閒居論定者曾子純孝也於是相與發明至德之
本闡究要道之原以及守身保身揚名顯親之義開

宗一章實挈全經之綱領因而分疏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愛敬爲本而極之孝治焉約之孝行焉凡分爲一十八章而中又有閨門一則相傳爲古孝經者是也始皇燔書幾於燼滅大德不泯出之壁中河間顏芝厥功茂矣鄭玄取而註之劉子玄駁焉以爲非鄭玄註愚以爲孝經之古與今註疏之真與僞俱不必辨獨慨然於此經之缺陷者在未得其義而衍之耳夫大學一書格物致知修身齊家真西山

德秀既衍之于前而治國平天下立瓊山濬又補之于後合宋明兩大儒衍之而大學之義始備况孝經一書其中原委本末措之一身爲百行之先達之四海爲大同之道以之立德德無不立以之致治治無不致者置而不衍亦儒者之羞也是以竊比先儒聯袂管見總十八章分四大則一曰孝序卽開宗首章本末終始之序也一曰孝統卽天子以下五章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之統也一曰孝治卽三才章孝治章

聖治章括其義而約之孝治也一曰孝行卽紀孝行
以下九章統謂之孝行也於四大則每則中又比類
而分之以廣其義先其本而後末始於近以及遠有
條有理有倫有脊彙其義而盡歸之於孝先定其目
後實其詞以五經爲經以二十一史爲緯而附之以
子集諸書所以挈立德致治之要亦足爲明倫之一
助矣夫知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雖
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觸發遂成此書
然區區務本之心立愛之意庶幾愚者千慮之得倘
或少補於立德致治之萬一云

文廟攷畧序

夫子道冠百王德崇千聖爲奕世開太平爲兆民立人極自漢唐宋以來謚號疊加然終不足以盡吾夫子之道與德也是故其義無方其禮無上晉以至聖先師之號而於配哲從祀諸賢儒悉去公侯伯之名予以某子某氏斯固典禮之至確不可易者明世宗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秩祀位次以定余竊攷十哲之稱起於陳蔡與難一時而非聖門弟子之定衡

所以顏子升爲四配顓孫子卽繼十哲不爲躐也他
如有子子有宓子子賤南宮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
孝弟著論俾天下後世爲君子者知所本務或以成
德稱君子或以尚德稱君子或懷獨行君子之德跡
其言行大端較之宰我冉有尤爲無間寧不足躋於
十哲之林耶抑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祀之尚矣孟
子嗣子思傳夫子之道而大著其弟子若樂正子公
都子公孫子萬子屋廬子陳子之數人者造詣雖未

盡純而辨論義理闡發微言關於世道人心不淺何
獨闕焉未祀且從祀諸儒進退不一總以正學爲歸
宋陸子靜學近於禪欲以頓悟開人虛無所底良知
之說王伯安踵而弊焉後有識者不能無議至如范
文正公先憂後樂不負聖人之學淵源六經以開濂
洛關閩諸儒固不止以事業勛名爲有宋光者而亦
未及表章諸如所舉尚圖考訂釐正以聞
當宁獨是江南爲人文之藪尤宜敦篤篤數年來所在

西山集
文廟圯傾兩廡賢儒風雨摧殘益甚余下車謁拜愴
然感問學博且有不能道姓氏者矧其位次之序秩
祀之詳乎因飭修舉規制稍復俎豆聿新隨裏諸傳
志配哲從祀諸賢儒次序兼錄行蹟一二以誌羹牆
寤寐梓頌學宮俾師生以時披閱俛仰若思以庶幾
於太史公所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若徒侈觀記
備祀典而曰某某也賢某某也儒抑又末矣因序之
以俟來者

文章正宗序

理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而後其流漸微西山真先生
崛起浦城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其時僞學之禁尚嚴
詆毀並作而先生能卓然以考亭爲宗講習服行寒
暑不輟卒使正學復明於天下紹述之功於都偉哉
攷先生生平著述最鉅者莫如大學衍義其次如獻
忠集星沙集甲乙稿以及清源雜誌諸書虞邵菴所
謂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道慮周乎天下而憂

西山集
及乎萬世誠哉內聖外王之學也復以餘閒論輯左
國以來名公鉅篇二十一卷詩辭三卷題曰文章正
宗蓋深懼乎有宋之季世運日降文氣日卑而亟思
有以救之是以左編右摩條分類別而其意總以明
義理切世用爲本使學者博綜藝林而終不失要道
之所歸是則正宗之旨也越二百年而荆川唐先生
復加評釋分章析句尤使學者曉然知作者之意此
又正宗所未及詳而荆川先生悉之者也更數十年

似宗俞先生復加叅訂集諸名家評林間以己意發
明之於是天球蒼壁有美畢陳而窮鄉比戶無不知
有文章正宗矣但歲月滋久翻本日多因而亥豕相
仍殘闕失次每一披閱輒用傷焉茲幸試役告竣單
心校讎訛者正之而闕者補之其有文義艱深訓釋
未備者稍附益之授諸梨棗以廣其傳雖不敢自附
於西山昌明教術之思但使三先生一片啓迪苦心
垂諸弗替是乃區區之意耳先生復有續編二十卷

皆有宋大家之文梁弘齋親得之以授鄭圭倪澄釐
定刊布而久而失真訛闕尤甚余家藏有善本嗣當
補梓以成全帙使先生之手澤不致湮沈亦後學之
責也嗟夫今之學者誠讀其書而直窺理道之宗無
奇袤之惑明體達用將於是乎在豈僅文章而已哉

儒宗理要序

天地古今一理而已天地古今之理一儒而已自大
道晦而三教之名儼然並稱孔孟衰而諸子百家雜
沓竝進天下且不復知所謂理所謂儒夫理者先天
地生萬物而儒者贊化育參三才者也故天地間一
日非理則不可以爲天地而一日非儒則不可以爲
人彼世俗之號爲聰明才智者日誦習四書五經而
不知此卽身心性命之資齊治均平之道惟研求帖

括精工文辭以弋取科第尤可異者於四書五經之外離去經常尋求恍惚或流於楊墨或墮於佛老甚且自誣先聖以爲曾師二氏甘爲之下而不惜嗚呼人心之惑如此其奈之何夫人心不明理學之不彰也理學不彰儒術之不著也某且深憂之今

天子聖明聿興文治謝遣西域之使稱佛來朝者設先師木主於內庭弘德殿橫經論道崇禮師儒修國學繹諸經凡所以課士興賢無不臨軒親命根本性

原而奉

命來校多士顧不能承德意以宣教化豈所云恪共厥職者乎某不敏幼讀先橫渠諸書卽探求理學期以自淑淑人今得稍行其志意欲大集群儒之言發明全體之理竊謂古今先後之儒皆儒也而儒必有其宗天地萬物之理皆理也而理必有其要若周張程宗五子者上以續往聖不傳之緒下以開來學入德之門則固儒之宗也舉五子則凡爲理學而稱儒者

皆可卽此該之矣又其爲書弘深浩博而其間亦不
無應酬游行之作雖無非妙理而非其要因僭刪之
存其什一以爲理要則凡窮天下之理者又可卽此
而通之矣學者試讀通書則可以知太極陰陽表裏
洞徹讀西銘則可以知乾父坤母萬物一體其若定
性何學諸篇則心性明而學術正觀心大紀諸作則
本原徹而異學清凡天下之外吾儒以爲學者皆非
學也外吾儒之理以爲理者皆非理也而天地古今
之道一以貫之矣學者其可弗盡心乎

文以質文夾學後共可也盡公平

命以周子序

以與學而則精於國乎文於漢前

宋之有周子蓋孔顏之繼起程朱諸子之開先孟子之流亞與自孟子沒微言絕千五百年雖儒者間起譬猶列星麗天終不能使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煥然如揭日月其間若董仲舒者天人三策固煌煌大言也然窺其所造不過升堂繁露一書又啓讖緯之漸王文中倡道河汾中說頗有醇者而語多依傍學無傳人若韓昌黎原道諸篇猶文人之雄耳自秦漢以

西山集
來聰明才智之士不入於老則入於禪天人之學莫
得指歸子周子起契性命之微於大易接孔顏之學
於一誠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蘊剖析毫釐根極
理要俾世若昏霧之見朝陽功斯偉矣自是而後二
程朱子凡言天人悉本其說而朱子師尊尤篤於其
所著太極通書字釋句疏然後天下萬世莫不曉然
因周子而知千五百年以上孔顏之爲道如此而性
命以昭異端以熄學術以傳然則周子之於斯道可

不謂之揭日月而行乎抑嘗有慨焉孟子之所以稱
亞聖者以其能尊孔子闢異端也然去聖人之世未
遠與聖人之居甚近其私淑猶易若周子則去聖已
遠矣而其尊孔子闢異端固不殊乎孟子而獨不謂
之聖何與夫聖人豈異人任有開天明道之聖有振
起絕學之聖有窮神知化之聖有致曲而誠之聖有
生知之聖有通明之聖伏羲以一畫啓易人知其爲
開天矣若夫根本太極發揮陰陽中正仁義主靜立

西山集
極豈非振起絕學者乎文王衍易周公設象體天地
之撰類萬物之情人知其爲窮神知化矣若夫以誠
爲學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豈非致曲而誠者乎至
如孔子之聖人盡知爲生知矣若夫不由師傳默契
道效雖與生知有間豈非所謂通明者乎然則讀周
子之書論周子之功而以爲孟子之流竝稱亞聖夫
豈過情之論與昌黎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周子之
功豈在孟子下哉全書凡六卷今去其詩文雜著止
存太極通書爲四卷蓋周子之精神本不著於詩文
而詩文亦非學者急務故僭爲刪訂如左學者苟能
潛心是書則五子之學亦可一以貫之矣

居道州聞問不相及又先先生卒豈有人焉爲之發
明指示於其先哉昔史臣稱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
妙能鱗於先生亦云雖其所著諸書與周子稍有安
勉之分然讀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善於言仁使
學者曉然知萬物一體之學呂晦叔曰學有本源豈
其然乎讀正蒙而天地陰陽鬼神郊禘皆發前人所
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讀經學理窟諸書其
於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記之類皆討論精確

令可舉而措之施行司馬溫公曰子厚平生用心欲
率今世可復三代洵非過矣其他若語錄文集拾遺
一字一句皆可想見當日左編右簡仰思俯讀之誠
惟易說一書全書自備但五子中既有通書易傳又
有本義理可相通非敢去取也抑更有進者呂與叔
曰苦心力索是橫渠之學則先生之爲先生其艱深
刻苦與周子不同者人皆知之矣其超然自得直造
精微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如性之一字自孔

西山集
子以相近爲言孟子以無不善爲言雖大旨若一而後賢紛紛之說究不能得其旨歸惟周子以形生神發推明理氣之由而先生亦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卽周子理氣之旨也後儒知性分理氣出於程子本於周子而不知當時有未見周子而直與周子同其悟者又有先生在焉豈非超然自得者乎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先生與周子之謂

與先生嘗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呂與叔之狀先生曰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鱗不敏不克紹衣祖德亦惟就前人之所表章而序之云爾

二程子序

宋儒自周張而至於二程當世之言學者始多家矣
蓋絕學久湮始則著著則盛盛則岐勢使然也二程
之時小者不足論論其大者王荆公以經學著蘓氏
父子以文章經術著抑偏者不足論論其正者司馬
溫公以通達治體著邵康節以明晰天人著當是時
二程與諸賢特相伯仲耳烏能辨其孰爲正傳以迥
出乎群儒而上接夫孔孟耶夫盈天地間皆道也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抑人所以神明乎道者亦非一格
有大賢焉有小賢焉大賢識其大小賢識其小而惟
嗣續道統者則獨識夫道之原夫所謂道之原者何
也性與天道是也以聖門七十子之多其間聞性與
天道者不過數人然則性與天道可易言耶彼王氏
蘓氏無論矣以溫公之粹而潛虛之著等於太玄邵
子之高而皇極一書尚依數學雖功業蓋天地智慮
通鬼神以言乎學術原本終有毫釐千里之分矣惟

二程子早歲已稟父命師周子及其學問既至又足
以上窺周子之微彼明道之定性書伊川所好何學
論皆聞性與天道之微者所謂定性卽周子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也顏子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卽
周子太極圖說之言也惟其聞之確知之真故雖有
善惡皆天理之言不可謂不知天有惡亦不可不謂
性之論不可謂不知性彼王蘓司馬康節諸人同時
比肩不得不以正傳推二先生者夫固有說非敢阿

私所好也顧二先生之書頗不同於周張蓋其所謂文集經解出自先生手筆所謂遺書外書則皆門人所述載記所傳夫門人所述載記所傳固不能盡同於當日卽二先生手筆如五經四子諸解亦未能盡聖人之蘊固不得以其源本之同并其支流而合之也能鱗竊不自揣節其繁蕪定爲六卷先之以文集經解次之以遺書外書文集經解不爲類者不可類也遺書外書獨爲類者便觀覽也後之讀二子者因簡以窺其深因嚴以領其要庶幾不失刪輯者之苦心如以是爲定本焉則吾豈敢

註而次第又及於五經及於史鑑又以其餘力表章
周程四子而憂愁感憤中又游衍及於楚辭集註韓
文考異之類然則朱子一生豈猶有暇日耶而後人
裒集其應酬筆劄如所謂奏記詩文之類者又一百
卷語言應對門人所記錄者又百四十卷何其如天
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山海之無不包涵而生
育耶觀止矣或者曰朱子之精神全力旣在經史成
書則此特文章議論之緒餘耳何汲汲爲是不然今

夫泰岱之高其巔千仞東可以觀日出西可以觀日
入固登之而小天下矣然其坡陁逶迤綿互百里洞
壑之幽奇峰巒之雄偉猶足跨龍門而囊禹穴凌雁
宕而俯天台是皆泰岱之全體也而觀泰岱者以爲
餘事而不之及則雖負探奇之志又豈爲真知泰岱
者哉夫四子之書其所謂議論文章者固未嘗廢也
而朱子之議論文章又足以包舉四子而發明其書
是烏可不讀耶獨患其浩瀚博衍積時難罄讀者如

入大海無指南易起望洋之嘆是用分別採擇區爲
類者凡十有一第爲卷者凡十有五使誦法朱子者
旣讀其五經四子之成書而其文章議論又足以羽
翼經書而發揮大道則所謂集群儒之大成者不於
此益見耶嗚呼今之學士大夫能好古讀書者多矣
以四子集註之切於日用身心也習其讀者猶必鈎
貫刪塗惟恐字句之多或累進取之捷况能於集註
之外廣探文集語類之繁哉雖然此世俗見也有豪
傑之士不以淺近自期而以聖賢自任則由集註而
求諸經史由經史而求諸文集語錄且以并求四子
全書則是集之編豈曰無少助與

全書限其卷之辭豈曰然少以與習外而名
朱清錄史由錄文而求諸文集窮於且以在來四千
於之士不以與習自限而以遊覽自計限以未封而

增修青州府學序

青固古都會也山川森秀人文淳雅見諸誌乘無容
溢辭惟是風俗相沿習久難化如鬪雞走狗六博雜
選以及師巫咀呪信如神明甚之奉邪教重異端淫
祠創建碧宇紺宮巋然高聳所在皆然問其故皆曰
我好善故樂施耳及問其所好何善則亦茫然莫知
其解也以予觀之人苟好善是即自見其性特無教
之者為之正其趨爾

國家設庠序崇

聖道置官師而訓迪之無非欲人知繼善成性之理

尤恐徒言性善類于空虛而必祀夫

聖賢諸先儒於廟以實之曰此皆前人之好善而得

其正者吾輩饗之祀之尊之敬之惟惧民之不歸于

正也奈何

廟貌不莊嚴宮牆多殘缺而忍置之不葺乎今秋霽

雨爲災凡所屬城郭公署民間田禾廬舍無不傾圮

而淹沒之余憫之未得遂所請延及

聖廟亦滲漏就壞淋及

聖像兩學博陳咸二君愀然憂之執簿求序于余而

亟欲葺之余曰凡我同人讀

聖賢書號稱儒者則水源地本莫不以

孔孟爲歸而拖青紆紫上至顯官下及子衿亦誰非

聖賢之子弟耶以子弟而葺

先師之廟譬猶子孫葺家廟云爾豈猶是泛稱好善

而助瓊宮梵宇者等哉吾尤願凡稱好善之人皆反
而歸諸正則師巫六博之風熄師巫六博之風熄則
人文之盛將與宮墻并垂不朽矣余故樂爲之助而
序其事云

劉氏族譜序

讀性理至西銘每低徊深思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
理如之何引爲胞與凡有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如
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是必有以拯之濟之而後
其理乃見諸施行殆歷吳越江淮巴蜀漢沔齊魯諸
地其爲顛連無告者正多也必欲喚之咻之俾吾兄
弟皆無失所始愜予懷柰何勉強行之數年而未效
卽或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者藥之然往往小惠

西山集
貽譏而勢有難繼始信理之至者知之匪艱行之維
艱然則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理亦徒付之低徊想
象而已雖然余知之而未能行之安知不有大勇之
君子身體而力行者乎不意于安丘止一劉年兄亦
既覲之矣止一儒者也早年究心理學無事不以理
爲尙其於事親也以孝著其於兄弟也以友恭著其
於宗族州里也以媚睦仁讓著時當不靖則請纓禦
侮以保鄉黨而固疆圉偶值凶歉則散財發粟以周

隣卹困而拯其饑溺此則理一分殊已見諸行事矣
晚年繼述前人而以劉氏之族譜之于書書成問序
于余余適病不能視事遲之又久乃少愈急取讀之
嘆曰美哉劉氏一家之西銘也考劉氏之賜姓始于
秦龍氏其後南陽下邳代有傳人喬木故家自爲甲
族茲譜也不援遠代惟敦一本嚴昭穆尊祖敬宗收
族之道在是矣而余獨推原止一之學術有本者則
何也蓋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由

西山集
是譜而廣之則親親仁民愛物本末先後之序體用
次第之方成模具在亦可謂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仁
義並行之權輿也若益之以宗法宗禮行于家廟之
內義田義塾置于祖墓之旁維其族于久大光昌後
先輝映卽以是譜作西銘觀未嘗不可

西山集

卷之二

古燕張能鱗西山甫著夫今世男介媚輯

壽光課士錄序

齊魯古稱彬彬大雅之國矣乃其後稍陵遲衰微也

詎今遂不古逮與亦作之者之無其人耳夫絃歌端
由學道而經術以飾吏治司牧者寧弗聞焉余蒞青
三載蓋無日不以興起教化爲十四邑勸昨行部過
壽光見有社師帥其童子百餘人遮道迎謁輒心喜
曰卓哉令其猶行古之道也夫今世之令率自謂吾
急催科苟善是是亦足矣風之不美于吾何與焉卓
哉令何自表異也問之知爲李君芳廣稽其賦則以
時上矣累歲之逋無復滯矣跡其土且日辟矣跡其

民人服田疇而安幹止矣迺以暇而構書院立義館
取多士而講藝讀書其中可不謂行古之道哉今年
十一月復上言以敝邑之不競未肯降心以相從也
絃誦之聲間有闕焉茲幸奉令承教得以簿書之餘
而鼓舞之頗有可觀因拔其課之尤登諸剗用章
大人作人之化志下吏之奉行敢請序以勉之余益
大喜曰卓哉令其自時睹成效矣往余較士三吳所
拭目者率爲名公鉅魁亡論已卽分藩蜀江建高標

西山集
書院以教蜀之士士遂相繼登進不可勝數茲壽光
何幸而獲遺李君哉將學日益以進而望日益以起
也蓋余嘗讀班固書而有疑也以所傳循吏若龔黃
藉甚然次公能從夏侯受書少卿亦用明經居官而
竝不一念文事獨文翁一人他無所表見唯招致下
縣弟子爲學官弟子至今吏民見而榮之咸願爲學
官弟子豈優于此者或謂于彼與李君何以能兼收
厥績耶爲我告多士曰爾邑之前有劉文和公者矣
近則有魏司馬公者矣此皆文章彪炳出而爲碩輔
名卿爾多士尙其師之是余所以勉壽士之意也亦
余所以贊壽令之意也

余以此贊發今之意也

今職爾多士尚其响之具余以此贊發今之意也

以與亦發其誠公者夫其者文章以辨出而為其也

王悔齋詩讀序

予前讀悔齋七篇指畧語簡而意貫千百年以行子
與氏立言之心躍然紙上因嘆六經四子久矣為儒
生于祿之具子弟之所習父兄之所教曰苟誦是是
足為好學矣苟曉是是足以應世矣聖賢之理僅啜
其糟粕而不求其所以然聲音字句之間又為淺而
不足道故有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音節者其於
與旨又無論也今復得悔齋葩經讀若陳金石而發

其鏗鏘若聽于喁唱和而無非天籟可謂於古人之
書識其大不遺其細探其本不忘其末者哉夫詩者
志也凡人喜怒窮愁憂悲愉佚怨恨思慕有動於中
必於詩焉發之故或言之不足而長言之意有更端
則韻隨之微特三百篇也卽稽古卿雲之什康衢之
謠諧聲協節是皆然矣而後生小子之讀詩者僅曰
依其本文記誦而止不亦惑乎顧我於悔齋之書竊
有感也以悔齋之人之才俾得和其聲以鳴 國家

之盛作爲詩歌調之律呂薦之郊廟銘泰山之巔勒
辟雍之石雖使古人復生當亦不多讓而乃寄情於
刪定之業散懷於吟咏之間手摹一編聊以卒歲亦
鬱鬱矣雖然傳已往之經逆昔人之志風瀟雨晦如
見其人如聞其聲雖使悔齋得遂所願暢歌雅章於
一時孰淺孰深必有能辨之者吾知悔齋自不以彼
易此

西山集
然一燈夜雨制藝消磨詩猶未造堅壘中更數年以
年過終賈未得一對漢庭吐胃中奇氣又苦貧乏衣
食奔走故其詩自樂府以下古調新聲多得之道途
之上而於憂思懷想感物造端尤三致意焉讀其詩
可以見其人夫詩以言志而自道其性情者也必從
而指之曰某篇近古而非吾自有之古也某篇近漢
魏而非吾自有之漢魏也某篇近初盛而非吾自有
之初盛也積生氣骨昂藏而性復中和故其詩亦婉

似其人峻而不削爽而不佻華而不縟歛情執蹶而
不損逸思孤闢山根而不踰格律所謂道溯源流志
扶頽弊風雅之選駸駸稱備美矣然則詩以畧名者
何積生笥帙繁多剗剗難盡余爲汰其靡曼今茲所
存皆憂思懷想感物之作每於白雲明月下朗然讀
之覺古來忠臣孝子義士勞人無往不與積生之詩
遇卽無往不與積生之人遇性情所抒有關風會夫
豈邈焉者哉

登或欲其黃
 雖明無與不與蘇坐之人出於靜淵其言關風會大
 文變古來出日者于壽士後人無不與愈其文以
 吾言矣以好以好以好以好以好以好以好以好以好以好
 何好之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
 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
 不用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
 好其人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其好

毛山人詩序

余以徵青郡詩文下檄于十四庠之博士蒙陰毛博
 士于霄報曰以兵燹之頻仍書簡散逸遺之又久僅
 得二冊謹以曲阜故毛山人詩足之山人者于霄父
 也并請余為論定余笑曰博士異矣余所徵青郡耳
 匪充是徵也既而嘆曰孝哉毛子乎以蒙邑山川之
 勝地而兢兢不忘其手澤思欲以表章之志可嘉矣
 且今之職是官者方侘傺于首藉之冷署日與其弟

子員較量帖括爲進取計率自稱盡職耳安得以孝
令者乎夫古之稱治教與養而已古之稱教孝而已
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孟氏曰謹庠序申孝弟詎非教
必本諸孝弟孝弟必本諸庠序哉毛子且以身先之
無痕厥職矣因憶余在著孝經衍義一書擬進呈而
未果校士三吳時則諗多士俾詮習而躬踐之壹稟
于古至視諸博士則優其禮貌厲其董戒絜爲令三
吳人迄今誦述之凡以師嚴然後道尊欲化民成俗

舍此末由也今何幸于蒙陰而獲覲之且毛氏世家
曲阜生 聖人之居其沐浴于至德要道者深矣宐
其年雖耄乎孺慕之情尚繫戀而未忍置使天下司
鐸者盡如毛子又奚慮教之不易成耶山人故績學
廩士齋志以沒今其詩大約直抒情性以全其真者
毛子紹衣之吟聲晨夕不輟古云是父是子直其然
矣余重嘉其孝思與克稱厥職也爲點次而序以貽
之

夫余重岳其萃思與茂際烈嶽也然無火而欲以
至千餘丈之如整數之不測其於其於其千直其
稟古資去以幾今其情大除而林計卦以全地真
戰昔靈吹于千丈矣孰效之不以其山而人姓餘
其平與于千餘暴之世尚能動而木及計卦天下
由守土人入之或其本於千至公而欲其來也
合此木山之入計本千乘氣流於地也

峩眉志畧序

山之有誌猶人之有傳也人無傳則生平之行實不
著而其名亦湮沒無聞故名者實之賓傳者名之所
以載實而傳者也峩眉名山也海內無不知名似非
湮沒無聞者比卽不有誌其何傷雖然人知峩眉之
爲名山或攜屐而登眺千里一至不過信宿卽覽勝
探幽者或得其景趣而不能詳其源委是亦憾事甚
至佞佛趨異者舍山川之造化忘坤德之神靈另推

西山集
一番菩薩真人眩惑大衆無非淄流羽客借以幻其
說耳豈山之實錄哉予因考其顛末而輯爲志畧亦
因名以紀其實云耳若夫梵語禪宗奇袤誌怪之事
予俱畧之以俟後之君子其可也雖然人以其異
以薄實而論其異其異於山也其內無不以谷以我
其而其谷亦異其無間對谷谷實之實其谷之
山之其指歸人之有樹山人無樹則至平之谷實不
始以汝谷氣

校吳行移序

文符詰牒吏事也稍操切之卽有束濕之誚余奉

天子命衡校三吳辯經攷藝其職爾曷用所謂文符詰
牒而甲乙之授之剗劂不贅乎然恭讀

勅諭所載曰興育曰董率曰崇經術曰勤課程嚴督飭
之條公獎拔之典俾士有實用則職之舉也良不易
矧大江南北士習日靡文風再變弱者乞哀嘗鼎黠
者躍冶跳梁文則以軋苗爲奇割裂爲古以杜撰爲

聰明掇拾爲淹博欲習之純而體之正也不將戛戛
乎難之且每一鎖闢卷可充棟而幅員之廣北連齊
魯南際兩瀕方尋行數墨之不暇又何能家喻戶曉
以嚴督飭乎是以於嫌怨不敢避於名教勉爲任承
則培莠則翦自愛者獎拔之自棄者策勵之裂檢者
繩以法踰閑者束其趨誨之以修齊篤行程之以博
約潛修冀不愧一日之長少有俾百年之樹庶仰答
如絲如綸於萬一也知我罪我又何計焉若夫鑄土

木以丹萬仞之宮墻崇名碩而永千秋之俎豆又余
輩報本景哲之素非贅也

青齊政畧序

君子學道非僅吏治也而吏治亦以行道然吏治至今日蓋難言哉保其祿何以恤吾民行吾意無以寬其責竭寢食之焦思而民未見德道未敷施吏議輒隨之矣况監司之職權不逮乎藩臬責則先於郡邑凡郡邑一切錢穀刑名盜賊之事上必頒其牒於監司而命轉督於下監司不能必郡邑之悉凜其上而不能不申其命於下所轄之邑其道里之相隔近或

西山集
數十遠或數百其案牘之繁劇晷刻無能以自逸郡
邑之吏或賢或不盡賢卽賢矣或錢穀刑名盜賊之
事一或不力爲監司者雖登數邑於上理亦無以補
此一邑一事之失不綦難哉不綦難哉予自甲寅維
夏奉命分節北海北海之屬邑十有四而又分轄渤海之邑
二昧爽而起燭三見跋不寐手批目覩口宣耳受殫
精竭力以冀上襄

命
盛治下卹吾民唯是職有攸司分難越俎不得不籲
上而飭下兩載以來符牒之往返者列架盈箱偶檢
一二有俾於國計民生者梓之以就正有道非敢
謂勝其任也元次山曰吾將守官靜以安民待罪而
已若其道之大行躋斯民於三古以俟君子

自勉圖序

人生七尺軀日浮沈縣寓中無能稍自樹立及其老也而重傷日月之逝噫亦既晚矣雖然賓筵抑戒之篇俱自髦年退省則苟克艾懲又安在晚之卽畫哉故古人往往有年譜之述匪云自誇其生平亦以是追溯其所歷之境與所進之修藉是益自勉也今余年五十有五矣猶憶十五歲時侍先大夫於秦泮先大夫以儒業未振就卑官鬱鬱不得志課之甚嚴

余每夜讀漏三下不輟。先母聞呶唔聲趣之睡和衣假寐少曙輒展卷日出就外傳故請益于師友者大都得其指歸嗚呼生成教育之恩何日敢忘顧未早達以報此不孝之所爲負憾于終身也志秦洋讀書明季漕米至大通橋例報京師富室以運名曰車戶會。先大夫里居爲族人妄報當事者促之甚亟時余年十有八矣先兄將任之余曰兄往虞爲所辱余猶得以童子應余遂往遽以大義臨之當事者爲

色動曰爾小子其未聞往役之義乎卽以命題試余余揮毫立就乃改容曰爾小子佳士也或另舉一族人以代可乎予曰族之不睦故有此報今復移禍於族是相報無已時也當事亦大奇之然終不能釋乃鬻產以畢役越歲入泮始免志車運甲申時京師大變外城堅閉士多不能給朝夕有友數人知余貧而猶稍可餬口因皆就食余家余解衣推食不敢吝也卽妻子簪珥盡易錢授之嗚呼朋友固人倫之一也

西山集
詎可以貧賤患難漠視之乎志同患難是歲也闖李
旣敗山海關焚掠而去京師無主家自爲防守計余
憤不顧身挾弓矢登埤跨馬殲餘賊用戒城守蓋余
年二十八雖書生鄙見亦獲以保于於存非妄舉也
志喪亂圖存 始祖橫渠公自郟分派至 能鱗 十五
世矣未能窺理學之寘僅僅以帖括應制順治丙戌
丁亥成進士則余年已三十矣嗚呼前二年於一月
中喪考妣其明年兄歿于邊後復喪偶煢煢隻影攜

兩兒懷抱間復癸志于進取哉因友人強之入闈幾
以一字誤率掌卷者閱出易之中三十七名授仁和
令是年取繼室志得售武林一大都會也今茲土者
直其難哉賦繁役重漕且數十萬士囂民猾吏胥奸
詭百出則御下難督撫諸臺洎諸監司洎郡察咸集
省會則事上難縉紳往來湖上冠蓋相望周旋殆無
虛日則難于應酬吏牒上下日纍纍千萬言耳聽目
閱手批口斷則難于簿書期會至大師雲集船艘以

數百計夫役以數千計餉以數萬計咄嗟立辦抑又
難之甚者乃復增駐防爲分疆而處民苦播遷兵急
安插而上且嚴檄築城界之斯益難之難矣顧余猶
得以稍暇聚諸生數十人講道論藝鳴琴而歌風焉
志鳴琴令仁六載則撫按諸上臺薦剡疊上矣銓司
核報居最遂赴京應考選故事命子路問政章題同
考者八十四人余列十四凡十三人補省中而余以
例裁臺中遂授儀部尚書郎蓋余時年四十也志奏

最余在南宮授典禮之官分典屬國旣遷儀制郎凡
五服三族五官六官莫不詳其秩序及奉
命入皇史宬檢閱玉牒因而金匱石室之藏得沉酣其

中者數月焉亦職掌之大幸也志南宮三吳人文甲
天下古稱才藪衡文之役實鉅且艱余以儀曹與選
命題志於道章一首漢褒功臣詔一道乃以僉事提
調之因具陳教養四議而行先後所得士率皆吳中
名宿故比年來巍科峻秩半出余門顧余所以訓士

者不僅以文務窮理以爲知忠孝以爲行乃纂有孝
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爲務本之學事竣適海寇犯
省奉委守城寇退叙功紀錄焉志較吳士余以較士
稍直多拂意遂遷蜀少叅時蜀寇郝承裔據邛雅間
抵任甫二日制臺李公國英卽以監軍命余輒戎服
率健兒數十人飛騎直入熾渠魁得所被掠者數百
悉令其家贖歸川南始平未幾復有三省會勦楚寇
之檄令自嘉州轉餉以濟余謂川江舟楫之艱作筏

運米十萬費約而程速寇平敘功亦獲紀錄志平蜀
寇嘉州有高幟凌雲二山余建書院其上以時課諸
生彬彬如鄒魯矣諸生之第者茹彙而升指不勝屈
云明年捧賀表詣

闕適有採楠之舉余稔知蜀苦兵革疲已甚疏上爲納
言所阻嗣因撫臣行查中止然民已不堪矣志入賀
余有五男子長曰嶠次曰瀚瀚爲吾兄後俱習詩次
曰塏曰岡俱習尚書季曰岱習易男孫有馮有翼輩

亦竝習詩余蜀歸年五十有二矣日杜門延師集友
雖酷暑嚴寒毋少懈又時有興會舉筆屬文與師友
共相切磨掀髯解頤致足樂也志課子余惟曲禮出
幼學以迄期頤凡十年而一變示境之所歷也學記
由離經辨志以迄強立不反則自入學之年約九年
而幾于大成言修之所進也於斯反觀而自勉則吾
之得不得者庶幾日省而未晚吾子若孫視此而交
勉焉則子若孫之期於必得者庶幾及時努力焉母
至老大而悔也會友人作十二圖以志余所歷余謂
所歷者可繪而所進者不可繪故復以吾言自繪之
子若孫其毋以圖視圖可也

子亦得其法以斷滅斷有也
則其法皆餘而無餘者不可餘也
以吾言自餘之
至矣夫而終亦合矣人非十二國也
故余復風余時

